

应用报告



颗粒负载界面体系的界面流变学

皮克林乳液的形成与稳定性

一篇来自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大学(加拿大)的一篇客座文章

界面张力测量通常是用来量化表面活性剂和颗粒在液-流体界面的吸附。虽然这些测试提供了关于乳液形成的有价值的信息, 但它们并没有揭示颗粒-表面活性剂界面层的结构,这代表了乳液的稳定性。我们研究了纤维素纳米晶体(CNC)作为绿色生 物相容性纳米颗粒,其分散对油水界面粘弹性的影响,从而影响乳状液的形成和稳定性。通过比较粘弹性数据与油水界面 的共聚焦和低温扫描电镜图像,我们发现高粘弹性模量与界面上表面激活的 CNC 粒子的内联结构相关。界面流变是在油-水体系中进行测量的,其中两种液体的粘度都比较低,以减少体相粘性力的影响。由于高粘度油在食品、制药和石油工业 中有广泛应用,为此我们开发了一个乳化图,并将我们的发现扩展到高粘度油,其中则需要界面粘弹性的知识。



背景

纤维素纳米晶体(CNCs)是一种从木材、棉花或其他植物源 中提取的天然、杆状、高结晶的胶体颗粒。作为乳液稳定 剂, CNCs 受到广泛的关注。在 CNC 稳定乳液中, CNCs 在界面上的吸附、其表面电荷以及它们相当大的尺寸阻止 了液滴的聚结,从而形成了高稳定性的皮克林乳液。静电 力和空间斥力对 CNC 稳定乳液的影响已经在文献中[1,2]得 到了广泛的研究。然而, CNCs 在液-液界面上的力学性能 较少受到关注。

界面粘弹性代表了界面的力学性能,可能会显著影响液-液界面的性能。利用特定变形下移动界面的响应来表征界 面膜的强度。[3,4]

膨胀界面流变学揭示了由表面积的变化引起的两种界面性 质,即弹性和粘性。这些性质对乳状液的形成和稳定性有 不同的影响。界面张力(IFT)与表面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分 别称为表面弹性和粘性。弹性(储存)和粘性(损失)模 量是通过改变界面面积和同时测量产生的界面张力 IFT 来 获得的。界面的响应就以粘性和弹性模量的算术平均数表示 $E = \sqrt{E'^2 + E''^2}$,其中 E 称为"表面膨胀模量"。测量的 E 有两个部分:实际 (E') and 虚拟 (E''),分别反映了弹性和粘性部分。本研究采用 KRÜSS DSA100 的液滴振荡法 (ODM)测量了 CNC 颗粒负载界面的界面粘弹性模量。[5]

实验部分

材料和样品制备

3 wt% CNC 分散液 (Alberta Innovate) 用作纳米颗粒分散 液的原料。悬浮液中的 CNC 纳米颗粒呈杆状结晶,长度为 100-500nm,直径为 5-15nm。以临界胶束浓度(CMC)为 0.92 mmol/L 的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(CTAB, Sigma)作为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。油相为庚烷(无水,99%, Sigma:密 度为 0.684g/cm³、粘度为 0.376 mPa·s)和粘性矿物油样品 (Drakeol 35:密度为 0.876g/cm³、粘度为 135 mPa·s)。制 备不同浓度的 CNC-CTAB 分散液,用于乳化液制备和界面 张力/流变测量。-

IFT 和流变测量

采用悬滴法(DSA100, KRÜSS)测量了 CNC-CTAB 分散液和 油相的界面张力 IFT。将带有水相的不锈钢针头(外径 =1.8mm)浸入 40mL 油样中形成水相的悬滴,并记录了样 品长达 8000s 的数据。界面弹性是通过在液滴的表面积上 施加一个正弦扰动,并使用傅里叶变换来分析测量界面张 力 IFT。通过之前的系统研究发现,液滴在 1Hz 的频率和 液滴表面积 5%振幅的条件下振荡,以确保响应结果的线



性。测量是在染色的油相和水相中进行的,随后这些样品 用于乳化测试。

结果

界面粘弹性

随着液滴体积(表面积)的变化,纯 CNC 分散液的 IFT 保 持不变(图 1a)。相比之下,纯 CTAB 溶液的 IFT 随正弦 变化而周期变化(图 1b)。对于可溶性表面活性剂,例如 CTAB 和表面改性 CNC 颗粒,一旦表面积改变,表面活性 剂和颗粒在体相与界面之间的交换, 直至达到平衡表面张 力。因此,在这些体系中,表面张力不是恒定的,而是取 决于面积的变化程度和速度,以及表面活性剂向界面的吸 附/脱附的速率。与纯 CTAB 溶液(~0.5 mN/m)相比, CNC-CTAB 分散相溶液(~1 mN/m)中的 IFT 变化幅度显著 增加的, 如图 1c 所示。表面活性剂(CTAB 分子)比表面改 性的 CNC 颗粒更小。因此,它们可能具有较高的吸附-脱 附速率,对表面积变化的响应速度更快。图 1d 显示了 CNC 浓度范围内的界面弹性模量(红色左轴)和粘性模量 (蓝色右轴),其中 CTAB 浓度为 0.05 (圆圈符号)、 0.10(三角形符号)和 0.50(正方形符号)。在所有测试 浓度中,界面粘性模量明显小于弹性模量。界面弹性模量 增强的幅度取决于 CNC 和 CTAB 的浓度。图 1d 表示在 CNC 阈值浓度(0.5 wt%)时,此时 CNC-CTAB 系统的弹性模 量显著增加。与表面活性剂溶液的粘弹性相比, CNC-CTAB 颗粒存在时的粘弹性增加,可能是由于界面上吸附 的 CNC-CTAB 颗粒尺寸更大。



图 1: (a)纯 CNC 分散液(0.5 wt.%)、(b)纯 CTAB 溶液(0.5 CMC)和(c)CNC-CTAB(0.5 wt.%, 0.5 CMC)色散在正弦形变过程中 IFT 的变化。(d)CNC-CTAB 分散液的弹性和粘性模量。虚线只是引导拟合线。

乳液形成

由相同体积的油相和水相进行摇晃或磁性搅拌制备好46-50 mN/m乳液,生成水包油(O/W)乳液,其稳定性取决于CNC-CTAB 浓度。由于这些体系的的高表面张力(46-50 mN/m),去离子水和 CNC 分散液不能通过低能乳化技术形成乳液。CTAB 溶液可乳化油,但乳液只能稳定约 20分钟。生成稳定乳液的最小 CNC 和 CTAB 浓度分别为0.50wt.%和0.10 倍临界胶束浓度(CMC)。图 2 展示了在CNC-CTAB 浓度平面上乳液的形成和稳定/不稳定乳液区。在(0.5wt.%、0.1 CMC)、(1wt.%、0.1CMC)、(0.5wt.%、0.5CMC)和(1wt.%、0.5CMC)下生成的乳液稳定6个月以上。与CNC-CTAB分散液(图 1d)相比,这四种分散液具有较高的界面弹性模量(在~40-50 mN/m的范围内)。



图 2: 乳液形成和稳定性图

中内相乳液

中内相乳液(MIPE)是通过在初始稳定的乳液中添加连续体积的油而产生的。图 3 显示了在(CNC 1.00wt.%+CTAB 0.10CMC)与油水体积比在1、2、3和4时制备的乳液的共聚焦显微图。油相颗粒和CNC颗粒分别用绿色和橙色表示。 共聚焦图像显示,在油滴表面存在CNC颗粒。

平均液滴大小随着油水体积比从 1-4 而增加。随着油量的 增加,界面上 CNC-CTAB 颗粒的覆盖范围减小,从而形成 油滴较大的乳液.





Oil CNC – CTAB

图 3:中内相乳液的共聚焦图像和表面改性 CNC 颗粒在界面上的分布。

CNC-CTAB 稳定的粘性油水界面

我们用 CNC-CTAB 分散液和高粘度矿物油样品(粘度为 135 mPa·s)进行了低能乳化实验。与庚烷体系类似,乳液不是 用纯 CNC 分散液生成的,而用纯 CTAB 溶液生成的乳液只 能稳定不到一个小时。与庚烷体系一致,用 CNC ≥ 0.5 wt.% 和 CTAB ≥ 0.1 CMC 分散液与粘性矿物油可以形成稳 定乳液。图4a显示,用这些分散液生成的乳液高度稳定, 12小时后乳液体积减少小于10%。与庚烷情况相似,摇晃 产生的矿物油滴的平均半径为200 µm。图 4b 显示了油水 体积比(1、2、3、4)和 CNC 1.00wt.%-CTAB 0.50 CMC 分散液产生的中内相乳液的液滴尺寸分布和平均液滴尺寸。 虽然油相密度、粘度和极性可能会影响油水界面性质、但 CNC-CTAB 分散液可以与庚烷形成稳定乳液,也可与高粘 度矿物油产生稳定的乳液,两种乳液都具有接近的稳定性 和平均液滴尺寸。生成稳定乳液的分散液在庚烷-水界面 的界面粘弹性达到最大值。因此,有人可能认为, 庚烷-水界面的界面性质也可以推断产生稳定的高粘度油乳液所 需的条件,在这些条件下,直接测量界面膨胀弹性是不可 行的。事实上、较高的液体体相粘度可能会影响界面对振 荡的响应,因此,在高粘度油系统中精确测量界面粘弹性 似乎具有挑战性.



图 4: 矿物油乳化液的表征。(a)乳化液的稳定性。 V_{oil}/V_{water} =1.0 和 2.0 的乳液 12 小时的标准化高度。 $h_e/h_{ei} \ge$ 0.95 表明存在稳定的乳液。误差条表示 8 个测量值的平均值的标准偏差,包括 4 个由不同 CNC-CTAB 浓度稳定的乳液和 2 个样品重复。(b)用 CNC 1.00 wt.%-CTAB 0.50 CMC 分散液 生成的中内相乳液的平均液滴尺寸和液滴尺寸分布。

总结

在这项工作中,我们测量了表面活化的 CNC 颗粒在庚烷-水界面的界面流变学。当界面粘弹性达到一定高度平台时, 其强度并不会通过进一步增加表面活性剂-颗粒浓度而显 著增加。CNC-CTAB 高于最佳浓度时,使用低能乳化技术 就能使其与庚烷(代表低粘度油样品)和矿物油(代表高 粘度油样品)产生稳定的中内相水包油乳液。因此,界面 粘弹性数据可以作为乳状液形成和稳定性的指标,我们可 以将我们的发现扩展到粘度比庚烷大三个数量级的矿物油 样品。

文献

(1) Cherhal, F.; Cousin, F.; Capron, I. Structural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face of Pickering emulsions stabilized by cellulose nanocrystals. Biomacromolecules 2016, 17, 496–502.

(2) Hu, Z.; Ballinger, S.; Pelton, R.; Cranston, E. D. Surfactant- enhanced cellulose nanocrystal Pickering emulsions. J. Colloid Interface Sci. 2015, 439, 139–148.

(3) Fuller, G. G.; Vermant, J. Complex fluid-fluid interfaces: rheology and structure. Annu. Rev. Chem. Biomol. Eng. 2012, 3, 519–543.

(4) Fuller, G. G. Rheology of mobile interfaces. Rheol. Rev. 2003, 77–124.

(5) Bazazi, P.; Hejazi, S. H. Cellulose Nanocrystal Laden Oil– Water Interfaces: Interfacial Viscoelasticity, Emulsion Stability, and the Dynamics of Three-Phase Contact-Lines. *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*. 2021, *60*(13), 4892-4902.

我们感谢作者撰写的这篇科学文章,并感谢他们同意在 KRÜSS 上发表它。

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更多有趣的应用程序报告

https://www.kruss-scientific.com/zh-CN/knowhow/application-reports